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漢書七十

漢 護 軍 班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叢書顏

師古集註

傳介子傳

傳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傳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

渠人也

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

漢使者

服虔曰龜茲音丘茲

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

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今責樓蘭龜

漢書七十

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呈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師古

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之欲反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

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

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

所懲艾

師古曰艾讀曰艾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

人易得也

師古曰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

願往刺之以威示

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

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

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

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

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

師古曰徧往賜之

王不來

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
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
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
私報王師古曰謂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
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脅立
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
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
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

傳介子

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

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常為匈奴間候遮

漢使者師古曰言為匈奴之間而候伺發兵殺略衛司馬安

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

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

王使人盜取所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使者所賚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

者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

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師古曰

論語載

孔子言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言怨不煩師眾其於我者則直道而報之故詔引之也

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夢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為義陽侯王莽敗廼絕

常惠傳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師古曰移中廢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宋氏校本注云蘇林曰

傳介子常惠

移音移如淳曰移爾雅唐棟移也移園之中有馬廐也○釋文唐棟移郭璞注云似白楊江東呼為移音以支

反姚本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廼還漢嘉

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

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

匈奴為一其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

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

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

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

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

師古曰脅謂以威迫

也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

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

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

分道出

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

增語在匈奴傳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

兵昆彌自將胡侯以下十五萬餘騎

師古曰胡即翕字也

胡侯烏孫官號也

從西方入至石人

師古曰石人音

常惠

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

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胡浪

反。劉氏校本云注行字下當添音字

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

人得馬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

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

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

惠還自以當誅

師古曰謂失印綬及節為辱命

時漢五將皆

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

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

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
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
以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颯惠與吏士五
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
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
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
前殺漢使狀王謝曰廼我先王時為貴人
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

常惠

來吾置王

師古曰置猶放○宋祁曰注文放字下類有也字

王執姑翼詣

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
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
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
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諡曰壯武侯傳
國至曾孫建武中廼絕

鄭吉傳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

是為郎吉為人疆執習外國事師古曰疆力而有執志者

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

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

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

護鄯善以西南道師古曰鄯音善神爵中匈奴乖

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師古曰揮音纏使人與吉

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

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

鄭吉

頗有二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

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

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師古

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

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

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

亦四方之總稱耳故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

眾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音子移反○劉氏按本云汪子移上有音字

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

於是中西域而立其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

中竹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

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始自張騫而成於

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謚曰繆侯子光嗣

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絕者

封吉曾孫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傳

鄭吉

甘延壽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

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

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

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

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

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

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捷且非拔距也

今人猶有拔瓜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宋祁曰注文堅字

疑作擊字制手字疑作擊字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

試弁為期門孟康曰弁手搏○宋以材力愛幸

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

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
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
侯薨謚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廼絕

陳湯傳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
善屬文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家貧鈞貧無節不為州里
所稱師古曰鈞乞也貧音吐得反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
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

甘延壽、陳湯

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

待選父死不葬喪師古曰葬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

行循疑作脩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

會薨因賜謚曰繆侯師古曰以其繆舉人也湯下獄論

後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

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

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

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

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
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
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
丁令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偁起
厲反今與零同。宋祁曰偁字下當添音字兼
三國而都之然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
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
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
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

湯

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

師古曰言節制
之不皆稱其所

求也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

師古曰鄉讀曰嚮不
雜曰醇醇壹也厚也

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

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

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

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

師古曰畜
謂愛養也

使無鄉從

之心

師古曰鄉讀曰嚮嚮
從謂向化而從命也

弃前恩立後怨不便

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

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

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鄧支

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

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宋祁曰禽獸字必遁

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曰舍止也沒一使以安百姓

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單于庭上以示

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

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

陳湯

既至鄧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

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王以女

妻鄧支鄧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

敬鄧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鄧支

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

歐畜產師古曰歐與驅同下皆類此烏孫不敢追西邊空

虛不居者且千里鄧支單于自以大國威

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

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

水中師古曰支解謂截其四支也都賴郵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

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

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里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在蔡也歲遺者年常所

獻遺之物遺弋季反。宋祁曰弋季字上當有音字不敢不三漢遣使三

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郵支困辱

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危

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

陳湯

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二年湯與延壽出

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

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

域本屬匈奴今郵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

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

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

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

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且其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平，妙反。又匹，妙反。悍，胡幹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眾兵，師古曰：驅師之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保安也。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

陳湯

所見事必不從

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宋祁曰：注文中壞字

上疑有破字

延壽猶與不聽

師古曰：與，讀曰豫。

會其久病

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

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

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

師古曰：沮，止也。壞也。音才攸反。

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

揚威白虎合騎之校

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

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

漢兵胡兵合四萬

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
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二校從南道
踰忽領經大宛其二校都護自將發温宿
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
池西而康居副至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
城東文穎曰闐音填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
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次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
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

陳湯一

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

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

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勿抄掠聞呼其貴

人屠墨見之師古曰聞謂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

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

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

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者皆怨單于

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

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王之禮也師古曰忽忘也兵來道

陳湯

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反恐無

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

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師古曰

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讀曰

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

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

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

軍曰闕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百餘騎馳赴營營皆

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
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
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墻塞門戶
鹵楯為前戟弩為後仰射城中樓上人師古
曰仰讀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
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
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宋祁曰出外初
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然已為漢內

陳湯

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之
往也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
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
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
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
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夜過半木城穿
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時康
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
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

相應和

師古曰環繞也音患和胡卧反

夜數犇營不利輒卻

師古曰犇古奔字

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

師古曰

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

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

入大内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

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

谷吉等所齎帛書詣鹵獲以畀得者

師古曰畀

予也各以與所得人畀音必寐反

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

陳湯

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

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師古曰賦謂班與之

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

於是延壽湯上疏曰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

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

昔

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

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

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

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

郅

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

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
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

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

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

古曰橐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以為橐當為橐橐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

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繫延壽古師

曰繫音蒲何反

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

莫不聞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

陳湯

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瓚說也是也骼音工各反胔音才賜反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

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

之

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

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頰

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廼埋之

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姪

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

制皆不與湯

師古曰與猶許

湯素貪所鹵獲財物

入塞多不法

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

司隸校尉移書

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䟽言臣與吏士

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

師古曰師入曰

振旅振整也旅衆也

宜有使者迎勞道路

師古曰勞音力到反

今司

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

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

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

陳湯

不誅如復加爵士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

徼幸生事於蠻夷

師古曰如若也

為國招難漸不可

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

師古曰重難也

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䟽曰郅支

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

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

師古曰閔病也

陛下赫然欲

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

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

兵師古曰搃總持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

五重城塞歎戾之旗師古曰塞斬郅支之首

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公吉之

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潛伏莫不懼震師古曰懼

恐也音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

鄉風馳義稽首來賓師古曰馳義慕義驅願守

比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

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六夫方叔吉甫為

陳湯

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惇惇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惇惇盛也言車徒

既衆且盛有如雷霆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荆土之蠻亦

畏威而來也嘽音他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

丹反惇音他回反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

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

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六十八

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
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
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
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
豐鎬之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
儉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千
燕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千
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
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棄其軀命言無所
顧也挫屈折也刀筆謂吏非

陳湯

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

之功

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
及會王太子于首止

後有滅項之罪

師古

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
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

為之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

師古曰
行事謂

滅項之事也。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為句行
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言行事成

事者意
皆同

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

萬之費經四年之勞

師古曰靡
帶也音摩

而虜獲駿馬

三十二匹

師古曰虜與
僅同僅少也

雖斬宛王母鼓之首

師古曰
西域傳

作毋寡而此云毋鼓鼓寡聲師古曰復猶不足以復費師古曰復

相近蓋戎狄之言不其諱也償也音扶目反其私罪惡其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

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

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

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

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師古曰百倍勝

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

日逐猶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

漢湯

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

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

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

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今得出入也除

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

詔曰匈奴郵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

者吏士其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

而不征者重動師眾勞將率師古曰重難也故隱

忍而未有三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
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
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
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于法師古曰內
干犯也
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
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
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
師古曰竟
讀曰境然猶不免死王之患罪當在於奉

陳湯

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
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
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
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
千戶衡顯復爭延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
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
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
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

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
 以吏二千石奉使顯命蠻夷中師古曰顯不與專同
 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
 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
 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
 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
 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
 之庾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

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文席而本蓋自取也文古側字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

不敢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

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

幕師古曰鄉讀曰嚮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

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

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

之臣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

忿郢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師古曰閔憂也策慮

幅億義勇奮發師古曰幅億憤怒之貌也幅音皮逼反卒興師

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如淳曰踰遠也遠集郢支都賴水上也師

古曰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遙屠三重城劉奉世曰劉向云五重谷水云三重疑五重

者斬郢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

恥師古曰逋亡也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

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

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

陳湯

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

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在咸陽西也秦民

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

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血解在文紀薦功祖廟告類

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冑之士靡不慕義

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

功忘人之過宜其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周書也夫犬

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撤帷弗

奔為羶馬也敝蓋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
弗奔為羶狗也

忽於鞀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

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庸臣之禮

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非所以

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

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

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師古曰西

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

漢湯

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

召湯見宣室湯擊郵支時中寒病兩臂不

屈申湯入見有詔母拜示以會宗奏湯辭

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

足以策大事師古曰罷罷上曰國家有急君

其母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

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

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

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擲煌歷時迺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

陳湯

事謂以舊事測之

出五日當有吉語聞

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

居四日

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

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

執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

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

時涇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

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

為武帝時工揚光以所作數可意

師古曰可天子之意

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
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
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名延年乘音食字反今作初陵
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
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 長安不樂東
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
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
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二千餘歲矣關東富

陳湯

入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

師古曰規畫也
自占為疆界也可

徙初陵以疆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

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

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

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

師古曰詭
責也自以

為憂
責也

後卒不就

師古曰卒終
也亦成也

羣臣多言其不

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

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

師古曰度
音徒各反

客土之

中不保幽管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
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師古曰難古然字也取去東山
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
被其勞國家罷敞府臧空虛師古曰罷讀曰疲下至
衆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熬衆愁聲故陵因天性據真
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
緒師古曰緒謂端次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
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

陳湯

邑中室

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

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

不徹得毋復發徙

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

湯曰縣官

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

及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

商聞此語曰湯惑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

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

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

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

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

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

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師古曰伋

音汲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

為求比上奏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

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就其所居考

問之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

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

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曰所謂玄門開

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

陳湯

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

奏湯惑眾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

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為不道無正法

晉灼曰增壽姓趙也以所犯劇易為罪師古曰易音弋豉反臣下丞

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如今無比者

先以聞師古曰比謂相比附也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

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

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

大世 五卷四 十一

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眾
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
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
處正其罪也湯前有
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
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
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
讀曰猝卒徒蒙
辜死者連屬師古曰蒙被也
屬音之欲反毒流眾庶海內
怨望雖蒙赦今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

陳湯

年俱徙焯煌久之焯煌太守奏湯前親誅
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
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
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
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
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
功師古曰為改
仍頻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為改
年為竟寧也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

不以此事蓋當其
年上書者附著耳

大正廿五年

五

十一

月

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
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師古曰趣讀曰促獨丞相匡
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
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
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
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
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如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音口內反被寃拘囚不能自明卒以

陳湯

無罪老棄煇煌止當西域通道今威名折
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
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
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
棄人之身以快讒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豈不痛哉且安
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
節儉富饒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謂府庫也又無武帝薦延
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

耳

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懸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劉邵曰梟俊禽敵之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梟善鬪故云梟俊猶言梟將也

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

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

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

無處所

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虞書舜典曰分北三苗

遠覽之士莫不

計度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

湯過人情所有

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此事耳非特詭異深可誅責也

陳湯

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

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

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

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

德湯舊恩又欲黜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

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

侯丞杜勳不賞廼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

戶追謚湯曰破胡壯戾封湯子馮為破胡

侯動為討狄侯

段會宗傳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
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
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二歲更盡還如淳曰邊
吏三歲一
更下言終更皆是也師古
曰更音工衡反其下並同 拜為沛郡太守以單
于當朝徙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
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

陳湯 段會宗

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

永閱其老復遠出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

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
言能安遠人虞書舜

其休其休師古曰
休美也若子之材可優游

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

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師古曰
言子思

慮深長當不待已曉告也。劉放曰此言總領百蠻
懷柔殊俗是子之所長愚無以相喻也劉奉世說同 雖

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贈行謂將
別相贈也略意略

陳本意也

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

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

求竒功

師古曰貫事也

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

之踦

應劭曰踦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鴈門又坐法免為踦隻不偶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

音居力反踦音居宜反○劉放曰由沛徙鴈門非踦也謂免官為踦耳

萬里之外以

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

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

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

欲往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龜

段會宗

茲謁城郭甚親附

師古曰謂城郭諸國

康居太子保蘇

匿率眾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

馬逢迎

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

會宗發戊己校

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

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眾亡去會宗更盡

還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之興有詔贖論

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為國

民所殺諸翎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郎

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輯與集同也立小昆

彌兄末振將服虔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定

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

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己校

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師古曰番音步安反

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

即留所發兵執婁婁地服虔曰執音塾院之執土鄭氏曰婁音羸師古曰塾音丁念

反婁音樓選精兵三十弩李奇曰二十人人將一弩徑至昆彌

段會宗示

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

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

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

彌烏犁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

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

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亭街烏孫

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

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今飲食之邪師古曰飲音於林示反

食讀曰飯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

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

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

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立師古曰即

就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屯

師古曰屯音竹二反擁眾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

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

會宗

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

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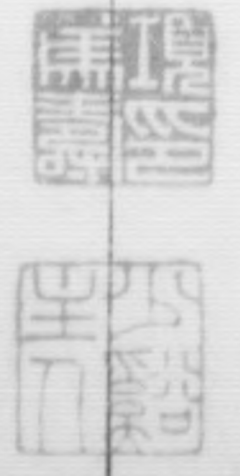
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

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

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其不自收歛師古曰儻

也葛音蕩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漢書七十一

漢護軍班固撰

唐議表行秘書監裴縣國字顏師古集註

雋不疑傳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充反又辭充反○宋祁曰

昭紀中師古亦兩音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

以禮宋氏校本云邵本無必字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

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著衣繡衣持斧

大高九小三

遂捕盜賊督課郡國

師古曰督謂察視之

東至海以

軍興誅不從命者

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興軍之制

威振

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

相見不疑寇進賢冠帶櫛具劍

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劍

櫛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并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似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

此師古曰晉說是也儻音磊標音匹遙反。宋氏校本云注文浙本有似字疑其意重複當刪去似字

佩

環玦

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

褰

衣博帶

師古曰褰大裾也言著褰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說者乃以為朝服垂褰之衣非也

盛

雋不疑

服至門上謁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

門下欲使解劍不疑

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

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

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文穎曰躡音纏師古曰履

不著跟曰躡躡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躡音山爾反

登堂坐定不疑據

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

師古曰瀕

涯也八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劉氏校本云李本錢本無威名二字

今乃承顏

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

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亦終天祿

師古曰樹立也。宋

氏校本云南本

勝之知不疑非庸人

師古曰庸常也

敬

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

宋氏校本

云意南本作適

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

師古曰選州郡吏之

最者乃得為從事

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

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

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

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

雋不疑

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

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

囚徒還

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

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音下更反

其母輒問不疑有

所平反活幾何人

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幾音居起反

即

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三異

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

宋氏校本云南本不食字

上有之字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

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旄

師古曰旄旌旗之屬畫龜蛇曰旄。

劉氏校本云注末曰旄下有旄音兆三字

衣黃襜褕著黃冒

師古曰襜褕直

裾禪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踰冒所

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裙冒也 詣北闕自謂衛

太子

師古曰太子

公車以聞

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者

詔使公卿

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

師古曰雜其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

長安

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

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

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

雋不疑

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

師古曰安猶徐也

不疑曰諸

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

而不納春秋是之

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於靈公而出

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欲求

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

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

瞶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辭上父命

也。宋祁校本注文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
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
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

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古師

曰繇讀與由同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

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

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

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

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

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也他皆類此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

湖師古曰湖縣名以下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

高不

方遂下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

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讀曰冀即詐自稱詣

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

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

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傳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

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

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
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
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
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
所見捷利
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
觴上壽辭理閑雅上甚驩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頃之
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
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

疏廣

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
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
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
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
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
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語丞
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
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太子每朝
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

大...

本...

傳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

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

殆危也遂成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宋氏校本云官字謝本作官字官成

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

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

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

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蒲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

漸廣

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

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

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

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百

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

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

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宋祁曰日字下疑更有日字

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

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

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

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師古曰幾讀曰

異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

買田宅鄧展曰宜今意自從丈人所出無咄我言也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

焉老人即以間暇時為廣言此計師古曰間即閑

也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諄惑也音布內反

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今子孫勤力其

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

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責賢而多財則損

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

怨也○宋祁曰衆字下疑有人字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

欲益其過而生怨○宋氏校本云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又此金

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

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

族人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皆以壽終

于定國傳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師古曰郟音談其父于

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

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惟也遭也郡中為之生立祠

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

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

事我勤苦○宋氏校本云南本浙本作事養我勤苦又一本作養我哀其亡

子守寡我老父奈何壯奈何師古曰奈何字也音力瑞反其

疏廣 于定國

後姑自經死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宋氏校本云景德本作經死他本作縊死

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

殺姑劉氏校本云姑字衍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

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反于公以為此婦養姑

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

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

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

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

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外各黨在是乎

師古曰黨音他即反○宋氏校本云前太守南本作故浙本作前於是殺牛自祭

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

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

定國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

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宋氏校本云與南本作為浙本作與以材高舉

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

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

于定國

○宋本云宣帝立浙本作宣帝即位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群

臣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

大夫師古曰繇與由同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

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

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

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

曰鈞禮猶言元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

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

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

決罪皆當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師古曰言知其寬平皆無

冤枉之意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

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

流俗書本輒改食字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作飲字失其真也

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劉攽曰予謂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

精明共說一事爾兩字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不同疑當作飲為真

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

于定國

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

之時陳嘉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

年論議無所拂師古曰言不相違戾也拂音佛後貢禹代為

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定國明

習政事率必與丞相議可師古曰天子皆然上

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灾害民流入關言事

者歸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上於是數以

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入受詔

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賊

發不得恐負其數故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師古曰賊

亟追而反繫王家師古曰亟急也不急追後不賊反禁繫失物之家

敢復告以故滯廣師古曰滯漸也民多冤結州郡不

理連上書者宋本云連字南交於闕廷二

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

令長丞尉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

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關東流民飢寒疾疫

于定國

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

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師古曰贍足也今丞相御

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師古曰塞補也悉意條狀

陳朕過失師古曰悉盡也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

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

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師古曰以遭飢饉不能相養

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

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

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

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

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

實對母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

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息謂自

思萬方之士大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能毋過者

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師古

替也曰言績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

十定國

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

況於非聖者乎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日夜唯思所以

未能盡明師古曰所以所以經曰萬方有罪罪

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載殷湯伐桀告天之辭君雖任職何必

顯焉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勉察郡國守相羣

牧非其人者母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

明強食慎疾師古曰悉盡也定國遂稱篤固辭上迺

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七

十餘薨謚曰安侯子永嗣少時老且酒多過
師古曰者失讀曰啻年且二十九乃折節修行以父任
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
禮孝行聞宋本云南本由是以列侯為散騎
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
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求以選尚焉
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
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

于定國

師古曰閭門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
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
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
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傳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
楚國龔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
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師古曰以薦為大器也

廣德經行宜充本朝

師古曰經明行修宜於本朝任職也

為博士

論石渠

張晏曰石渠閣名也

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

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

服

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醞音於問反藉才夜反

及為三公直

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

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

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

樂

師古曰撞音丈江反

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

薛廣德

倦願陛下亟反宮

師古曰亟急也

思與百姓同憂樂

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

便門

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

欲御樓船廣德當乘

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

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

下不得入廟矣

師古曰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齋潔不得入廟祠

也。劉攽曰一說是也時上方入廟。陽夏公曰以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陛下不廟矣若本有得入二字小

顏不應費辭如此

上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先歐光祿大夫張

猛進曰

師古曰先歐導乘也歐與驅同猛張騫之孫

臣聞主聖臣直

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

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

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

也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

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

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

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

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

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師古曰縣其所賜安

廣德

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消小臣也。劉放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云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

平當傳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此言百萬自下邑徙平

陵

師古曰下邑梁國之縣也

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

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拘邑令

師古曰拘音詢

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

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

師古

曰傳讀

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拍意

曰附

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爲丞相奏罷太上

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

者必世而後仁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著也

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

成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

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

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

平當

立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

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

務脩其本

師古曰迹謂求其蹤迹也

昔者帝堯南面而

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

師古

曰虞書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然也孝

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

師古曰言嚴謂尊嚴也劉氏校本云注文言字衍

夫孝子善述

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
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
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師古曰言文王
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大王王季以及后稷是不以卑臨尊此聖人之德亡
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
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
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
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

平當

於立窮

師古曰今文秦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以立功立事則可長年享國

上納其

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

幽州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俸有意

者

師古曰勞俸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俸者以恩招徠也勞音盧到反俸音盧代反

言

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

師古曰恣民煮鹽官不專

也所過見稱舉奉使者十一人為最

○宋本云奉字

景德本作奏刊誤謂當削舉改奏作奉直云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今景祐本越本無舉字

遷

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

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

大凡五

卷之五

長三

十一

四

別令刺史監之不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

中象選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師古曰

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字

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

就師古曰就亦成也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

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

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

守師古曰前議謂罷昌陵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

平當

使行河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為

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

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

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

召欲封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以冬

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當病篤馬不應召室

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

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劉氏校本云新本添之

大凡九

字監起受戾印還卧而死有餘罪今不

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

曰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

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

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闕

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

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粳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

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君

平當

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

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彭宣傳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

張禹舉為博士遷東平太守○宋本云太守

刊誤據史館本作傳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

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

人不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傳處爪牙官廼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

彭宣

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言上廼召宣為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

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為言覆音芳日反臣

資性淺薄年齒老眊師古曰眊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

骨歸鄉里族寘溝壑

師古曰族古侯字

莽白太后

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
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
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
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
數年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廼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
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

宣

紮

師古曰紮音力端反

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

獄為任職臣

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哀鰥哀恤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

劉奉世曰詩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則鰥字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乃哀矜折獄爾如顏說則哀鰥哲獄皆不成辭于丞相傳又云務在哀鰥寡此亦後人不曉矜字妄增之爾凡決疑平法豈獨鰥寡乃哀之哉甫刑之言鰥寡洪範之言罔獨意義自不同也薛廣德保縣車

之榮平當遠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

師古曰道讀與

同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

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於失位而為傾邪也贊言當宣二人立操有異於

五

七

五

此矣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於古註之下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